**补爱**

　　饭桌上，孙梅拍响了桌子，对坐在一旁已是满头银发的婆婆吼道：“煮淡一点你嫌没有味道，现在煮咸一点你又说咽不下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”婆婆端着饭默不作声。

　　“叮咚”的一声，吴军下班回来了，母亲见儿子回来，二话不说把饭菜往嘴里送，孙梅怒瞪了吴军一眼。他试了一小口，马上吐了出来。吴军常常嘱咐孙梅，母亲有高血压，不能煮太咸的菜，孙梅筷子往桌上一砸，凳子一甩，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房间。吴军无奈地轻叹了一声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别吃了，我去给你煮个面吧。”

　　母亲拉住吴军的手，她知道吴军有话想跟她说，让他直接说出来就好了，憋在心里不好受。吴军双手紧紧地握着母亲，望着她那浑浊深邃的眼眸说：“下个月公司搞庆典活动将会很忙,孙梅也想出去工作……”母亲一听，就知道他话中有话，她的声音似乎在哀求：“仔啊，不要送妈去养老院。”吴军沉默片刻，似乎在寻找更好的理由。

　　“妈，其实养老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您也知道孙梅一旦有了工作，也没有什么时间伺候您，养老院那边有吃的有住的也有人服侍您，不是比家里更方便吗？”

　　吴军洗了澡，草草地吃了一碗方便面，便到书房去了，他愁着脸，手里夹着一根香烟，似乎在为他刚才的话感到后悔。吴军刚出生不久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，还供他上大学。想想这几十年母亲为了他，也吃了不少苦。一想到这儿，吴军的心像被针扎了一般，他觉得自己不孝。

　　几天后，吴军拿着行李，带着母亲来到了养老院。养老院建在郊区，离家里远得很，就是母亲想回一趟家，那也不容易。院子里的设施还算齐全，环境也不错，客厅里摆放着42寸电视机正播放着一部喜剧，但没有一丝笑声。几个衣着一样，发型一样的老太太歪歪斜斜地坐在沙发上，神情呆滞而落寞，其中一位老太太还在自言自语，也有个弯下腰想捡起地上的饼干。吴军知道母亲喜欢光亮，特地为她选了一间带阳台的房间，帮母亲铺好床，安置好一切后。吴军依依不舍的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走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母亲只能点点头，走时，母亲频频挥手，她张着没有牙的嘴，苍白干燥的嘴唇嗫嚅着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吴军注意到母亲银色的头发，爬满皱纹的脸和枯柴般的手。母亲，真的老了。他心里一震，想起多年前，母亲要送他去幼儿园，他哭着喊着，扯着母亲的衣角不肯放：“妈妈，我在家听话，不惹你生气，求你别送我去幼儿园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吴军不敢回头，怕看到母亲失落地脸，于是匆匆离去。

　　吴军回到家，发现妻子正在和岳母清空母亲房间里所有的东西，他们像扔垃圾似的，好的坏的全都扔了，吴军连忙捡起地上那本老旧的新年字典，那是母亲整个月省吃俭用买给他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还有那瓶母亲睡前都要擦的风湿油，大概是因为儿子再也没有办法帮她擦了，所有才没有带去养老院。吴军大怒，够了，别再扔了。“这么多东西，不把它扔掉，怎么放得下我的东西？”岳母没好气的说。

　　它们是我妈妈的财产，一样也不能扔，吴军的声音划破整间屋子。

　　雨后的夜晚格外冷寂，街道萧瑟，行人车辆格外稀少。吴军开着宝马一路频频闯红灯，奔往郊区的养老院，停车直奔上楼，推开母亲卧室的门，他像一座雕像站在母亲面前，母亲正抚摸着患有风湿病的腿低泣。她抬起头看到儿子正拿着那瓶风湿油，显然感到安慰的说：“妈忘记带了，幸好你拿来了。”

　　吴军走到母亲身边，跪下来，他嗫嚅片刻，终于忍不住啜泣道：“妈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们回家吧。”